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五

繳進劉翰申狀劄子

臣得劉翰申狀錄到太原府張孝純蠟書係劉翰遣人於鳩尾送書入城孝純方知朝廷遣翰并解潛措置河東解圍事係今月初一日臣契勘太原圍閉已踰半年軍民堅守無有二心今諸將約期會合有可成功之理此誠宗社之休而陛下聖德所致更望少寬聖慮所有劉翰申狀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覽茲奏深下沾衣卿忠義徇國奮不顧身太原解圍專在卿力不可出此月恐賊情愈生姦計朕日

望捷音更與督諸將

奏知約東解潛等會合劄子

臣得劉韐諮目與解潛張灝等議定二十八日進兵會合解圍臣元約二十五日以前以潛灝稱威勝軍汾州兩路軍馬器甲錢糧未備故展三日不出此月使事稍辦集亦所不爭臣已催趣元降付河東器甲及截撥陝西器甲過懷州界度如期可以至軍前又以本司銀絹見錢關子節次應副已再行約東解潛張灝折可求等令如期會合前去所有劉韐諮目及臣約東公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卿切指揮諸將互相照應敢有觀望不進者卿

便行軍法仍令諸將知如立功便除節鉞更有奇
當加開府儀同三司將士兵卒再倍推恩若出邊逐
出界亦有功也歸師勿遏卿更詳之解潰微不用心
卿更誡之詔示卿所奏並依奏付三省密院訖

繳進遍信林牙書詞劄子

臣所遣歸朝官通信林牙書詞錄白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通信林牙書甚善候行四人并李倫奏同老押
錢銀絹係三項今日已起發盡絕數日想可到更候
童貫物來當發金二萬兩付河北河東卿不須慮朕
不應副朕凡事節儉收拾金銀錢絹止欲賞戰士

保守祖宗疆土

論郭仲荀劄子

臣伏見知雄州郭仲荀罷不知何故仲荀沈鷙有謀諳練兵事武臣中所難得守雄州極爲有功今既罷任未有差遣臣契勘太原府見闕總管見今王禀秪是權在城中將來觧圍須要得力兵官幹辦軍馬伏望聖慈優與仲荀還官特除太原府路都總管令隨宣撫使司候太原解圍日發赴新任取進止

御批　已與仲荀轉一官差隨宣撫司聽候任使如到

卿一面作聖旨差注

奏知行遣親事官劄子

臣契勘昨承御前差到察視親事官二十人分在五軍察視今月二十二日有中軍察視親事官閔義一名飲酒至醉將把門兵士劉興趕打據監門使臣周全等呵驗委實有酒具狀申舉臣尋送推司根問招伏情犯臣爲係御前差到之人具所犯送皇城司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一面處斬軍中不可不肅卻待更差十人親事官去與卿使喚今來有過委卿一面斷遣

乞修復塘濼舊制劄子

臣契勘塘濼不可舟淺不可涉限隔賊馬實爲國家永

遠之利緣塘濼有蒲魚稻田自來係屯田司拘管以修治隄防為名其實以充私用往往放洩塘水營利自豐漸令塘濼湮廢不足限隔深失祖宗之意今來新開塘濼皆係民田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下河北路轉運司相度會計一歲所修隄防之費量自轉運司及朝廷應副不許種植稻田其蒲魚之利許小民採取庶幾塘濼漸復舊制而沿邊貧民蒙被陛下德澤實為大惠取進止

御批 依奏卿一面作聖旨行下訖奏

乞令張懋專一應副糧草劄子

臣昨已得旨令張懋張益謙應副本司糧草除張益謙已

往劉韐軍前外張慤近准尚書省劄子令往中山府置司
糴買本司關漕臣應副竊恐誤事兼糴買自來只合委官
不須置司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張慤專一應副本司糧
草其中山府糴買另委官前去施行取進止

御批依奏卿一面作奉聖旨行下

發回親事官劄子

臣伏蒙聖慈再差到察視親事官十人臣契勘本司左右
軍已差往河北前後軍已差往河東見今中軍已有先差
到親事官使之察視今來所差到十人別無使喚去處臣
已令快行家依舊管押赴皇城司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善

奏知賈瓊等功狀劄子

臣據劉韐王瓆狀申賈瓊楊志於壽陽縣界節次攻擊賊馬及殺獲近上首領趕墮崖谷死者甚衆兼捉到活人稱賊衆中說今次南朝人馬硬不似日前必是將銀買來雖小捷未足道然大兵會合繼進亦足以爲先聲除賈瓊已取到立功人功狀奏聞外楊志功狀見取會保明謹具奏

知

御批　甚可喜皆卿措置所致賈瓊楊志疾速保明功狀當優與推恩朕削減濫賞專以官爵賞軍功戰士

乞在外宮觀劄子

臣輒瀝誠懇仰干天聽臣素有小腸氣疾近因冒暑發作漏痢牽拽腰腹兩日來頻覺行步艱難見力疾治事深恐有妨軍政誤國大計今來諸路大兵會合並已進兵太原圍解秖在朝夕伏望聖慈察臣非避事者特降睿旨許令候太原解圍見得次第將本司職事交割與劉韐除臣一在外宮觀使得就閑養疾異時驅策誓極糜捐干冒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奮然忠義洒社稷之臣朕方頼卿如長城豈得有此請今封還來奏

奏知施行大臣擬進文字劄子

御批　大臣奏軍前事付去看詳可否施行　付李綱

臣伏奉宸翰宣示大臣擬進文字四件臣看詳皆可施行已遂一行下諸路將帥去訖契勘大兵進發會合今已三日仰遵睿筭冀克有成但臣責任之重夙夜震懼不遑寧處幾候軍前有報即上聞次謹具奏知

御批　卿想勞神朕自二十八日至今夜卧不安席惟俟嘉音

繳進太原賊寨圖劄子

臣昨遣郭執中隨解潛軍至北關令照管控扼將士具

劄子并畫到太原賊寨圖一本一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執中老成素知兵遣去甚善今日童貫金已到
河北河東差内侍陳珦楊公謹管押逐路轉運司各
一萬兩卿軍前三阡兩竊恐轉運無心力卿可與措
置庶共濟國事朕應副兩路行遣寢食未嘗忘須早
復祖宗疆土

乞遣使劄子

臣近蒙聖訓遣使金國今適其時乞降睿旨令速發遣庶
幾不失機會取進止

再請宮觀劄子

臣伏蒙聖慈以臣具劄子自陳因冐暑宿疾發動乞候太原解圍就緒日除一外任宫觀特降親筆不允仰戴天恩伏深感泣竊念臣迂愚無取誤蒙陛下特達之知付以重寄不敢辭難今者大兵進發指期破賊保全舊疆臣敢不力疾自效但於仰遵睿筭破賊解圍之後乞賜矜憐從臣所請則終始大德異時圖報當誓捐軀干冐天威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副朕委寄竭身徇國破賊解圍之後當與卿共保太平之休勿復有請

奏知督責張灝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示張灝奏狀令臣措置施行臣契勘灝昨緣罷節制不肯與事致汾州等處軍馬久失整齊既蒙聖恩復還節制自合星夜詣汾州治兵上以報國下以救援父兄久在圍城之患乃以催督糧運為辭久留平陽府及稱得忻可求報汾州有賊馬出沒且在回牛嶺照應顯是推托逗遛不進臣已作奉聖旨劄下忻可求須管收復樓煩縣及劄下李宗應副錢糧般運晉絳解斛㪷不管闕誤外一面催督張灝趕趁大軍責以不忠不孝之罪將來解圍太原如灝輩實不可驅使乞候解圍後便罷灝察訪使謹具奏知

御批

張灝如此顯見誤事卿自可一面施行

親筆宣諭節制事

節制不一亂之道也朕已屢批付卿外今三省議定再劄下可行下諸將朕行遣應副邊事雖寢食之間不敢忘卿知

宣諭施行節制事

節制事一項付卿施行庶歸於一易於聽從朕已親筆批去今再劄下可遍行付諸將

宣諭再劄下節制事

渝會元降指揮宣撫總制置制置諸將仰諸路統制

官遵依元降指揮並聽宣撫節制如取宣撫節制不[illegible]者令聽制置節制其張灝种師中王以寧既統領兵馬自合依諸路例施行

此係急速卿可火急遍行下諸將慮到太原平川節制不一不便切早行下此大事也行訖奏來

奏乞起發弓弩手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令日已統領到土兵等見依則例犒設及支散器甲節次起發赴解潛軍前據折彥質劄子稱解潛委是危急等候前來策應臣已曾奏聞乞降睿旨將守禦使司勾去弓弩手及撥付种師道下湖南將兵依舊起發

赴本司差往河東策應伏望聖慈體念觧潜一軍緣金賊重兵前來委實頭重或有踈虞遂致猖獗則威勝澤潞一帶便見搖動特賜允從差人管押令蹉程前來不勝幸甚取進止

御批　四日已發去朕行遣邊事不使少有遲滯不曾少放心日逐憂念

乞致仕宮觀劄子

臣輙瀝誠懇仰干天聽載惟冐瀆良積兢惶伏念臣學識迂踈材術短淺幸遭陛下龍飛之初誤蒙識擢獲參大政方金寇犯順危城之中特被委任晝夜殫竭不敢辭難以

以叨冒過當欲俟賊退事平之後乞歸田里章疏屢上不
蒙俞允佩戴恩德以感以慙比者奉命宣撫兩路眷倚之
重尤非愚臣所能克堪方辭不獲黽勉就職冀圖報效以
副陛下北顧焦勞之憂而臣素不諳練兵家之事疏令不
明方略無取自出師以來將士屢北未能有尺寸之功仰
答殊遇夙夜憂悸不遑寧處舊有心氣之疾怔忪健忘頓
不能支若不披誠控告君父誰復為臣言者軍政廢弛且
誤國事雖伏斧鉞之誅亦復何補伏望聖慈矜憐特降睿
旨擇所以代臣者罷臣職任許令逝還前去聽候指揮如
蒙天恩終始保全未加竄責令臣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宮

覲一次退休養疾豈勝感戴激切之至取進止

乞按河東地圖劄子

臣據劉韐申王瓊王淵等二十九日於許寧下寨探報有金賊二千餘騎過平城縣南已整陣前去掩殺契勘平城縣在遼州之北正繫去太原之路賊知宣撫制置兩司在威勝軍一路故以重兵前來捍禦而以輕騎過遼州之師今解潛師能禦賊重兵則輕兵必爲王瓊所破乘勝逐北別無阻節决須解圍及牽制南北關賊勢數日間决見次第臣愚竊謂金賊若潛伏山谷伺我師之出據扼險阻以斷糧道且絶援兵則深爲可憂今先來迎敵乃賊之利又

得湖南北兵前去應援據險以南方強弩火箭射之定須退走平定汾遼之師並進必有成功之理臣家委寄之重憂有踈虞日夕惶恐仰憑天威冀克有濟更望聖慈下有司取河東地圖一本置御座之側臣每奏報諸路進兵接戰下寨去處庶可稽考謹具奏知

御批 見有圖一面日逐稽考

乞保明拒守立功等事劄子

臣據解潛申自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相拒依舊於扈甲村占地利下寨相度賊勢進兵及本司參議官郭執中句當公事董元凱劄子稱北關守把使臣除彭玄一寨爲

攻破外其餘王孝忠鄒夔節陳思恭等寨依舊據險固守賊馬見在南北關内盤泊為北關殺千餘人鮮潜諸部殺二千餘人皆精兵所以不敢前來衝突臣與勘金賊包藏禍心非特堅圖太原又欲乘此秋凉決策深入自非前期整齊軍馬已有隄備則賊馬猖獗勢未可知前此兵將望風輙潰今鮮潜种師弓等與賊血戰拒捍賊馬不使侵軼已第四日深為可嘉臣除已約束鮮潜驅逐賊馬不管别致疎虞相度進兵外仍令開具保明立功及傷中陣亡人先次推賞庶幾有所激勸其退避人已斬百餘人訖謹具

奏知

御批 立功及傷中人自當先次推恩疾速保明來不次遷擢

乞待罪劄子

臣以非材誤被陛下知遇常願奮不顧身以圖報效近蒙聖恩差充河北河東路宣撫使任大責重懼不克堪累具辭免不蒙俞允黽勉就職自出師以來夙夜震恐不遑寧處究心竭力期觧太原之圍以副陛下眷奬之意而制置副使觧潛與賊相遇於南北關力戰累日兵卒潰散致誤國事皆縁臣節制不明方略無取有此疎失罪何所逃伏望聖慈特賜誅竄以允公議臣以軍政不敢擅行交割留

職待罪無任惶懼戰越之至取進止

御批 所乞不允仍止再請

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得劉韐諮目并申狀具道進兵次第并招納到耿守忠手下人謹同繳進令解潛軍潰所望立功解圍者惟韐所遣兩項人馬汾州兵所有威勝軍一路人馬及臣節次遣去兵未有統屬羅係折彥質節制竊慮難以責辦所乞與范世雄避職差充宣撫判官令節制威勝軍一路人馬破敵解圍伏望聖慈體念今來河東事體危急出自睿意不愛官爵使人奮不顧死上以寬陛下北顧之憂下以應援

諸路之師一時之急如世雄材畧兩作師臣熟於兵事付以節制必能成功伏乞速賜降旨施行取進止

御批　范世雄甚當已降旨訖續次封賜告去卿一面作奉聖旨與令先供職不可緩衲襖已發一萬領續見催發去次湖南人已指揮訖朕數日煩惱不可言太原事思之苦痛苦痛

奏知令折彥質控扼守備事劄子

臣據折彥質劄子解潛一行人馬連日血戰至初四日辰時賊併力攻犯營柵遂致奔潰潛并將佐未知去處彥質見於威勝收集散亡竭力控扼又據隆德董有林申探到

初四日辰時以來金賊衝撞透中軍解制置隨時上馬引
帶使臣東北上去臣契勘解潛於南北關拒捍賊馬委是
竭力但兵卒尚襲舊態遇敵輙潰致將佐等不能自立雖
嚴加約束未能改革今來解潛失律致誤國事皆臣節制
不明所致除已別具劄子待罪外見令折彥質等根尋解
潛見在去處招集將佐及潰散人兵控扼賊馬及令威勝
澤潞嚴爲守備於遼東天井關諸處差兵防守把截去訖
謹具奏知

御批

解潛等用命士卒不能支捂可與放罪出來收
集人兵控扼賊馬

乞於懷州置司劄子

臣伏奉宸翰令臣相度進至澤州臣契勘自懷至澤一百餘里不甚相遠其於軍前皆繫遙制然懷州阻山帶河控制河北河東兩路糧道易通可以禦敵保輔帝都正宜擺司可以置司去處若進至澤州則無險可託難得糧食只可照應河東一路臣欲乞只置司於懷州令范世雄節制軍馬前去候得南北關可以進兵續行相度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依奏

奏知發去生兵等事劄子

臣契勘勝負者兵家常勢解潛力戰累日以寨柵不如法
爲金人衝潰今折彥質招集已見次第若措置得宜卻可
取勝兼發去生兵及湖南北路軍馬又二萬餘人極力措
置更乞聖慈少寬天慮取進止
御批 納襖已有造了者除此發去外見差內臣一兩
日起發次卿堅誠徇國實副朕望然減憂勝鋭不可
當切在高壘深溝所謂避其鋭氣擊其惰歸勿與爭
鋒待其懈而擊之便勝千萬慎重庶寬朕慮也范世
雄並依卿奏降旨訖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
奏知掩襲南北關賊馬劄子

臣契勘賊馬衝潰解潛軍只據南北關不敢捐假深入必爲王淵等奧牽制竊慮賊分重兵捍禦諸路軍馬只以疑兵據南北關可以乘機襲奪已逐急劄下祈彥質令陳迪權充統制郭浩充副統制令募人前去探瞶如可以乘機掩襲即一面統領本司發去生兵措置施行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乘其不備然須十分防其衝突范世雄速令前去與解潛措置南北關掩襲牽制遂汾界賊馬

再乞差范世雄充判官劄子

臣累具劄子乞降睿旨差范世雄充宣撫判官伏望聖慈

早賜詳酌施行庶令節制湖南軍馬策應解潛決保成功
如世雄老練兵事累任帥臣數千里勤王今此統兵前去
與一近上職名以激勵之誠不為過更乞聖裁取進止

(御批) 已依卿所奏行告令快行人賜卿訖但切持重
捍其衝突若再舉解圍須汾州南北關平定等並進
庶分賊勢千萬不可輕進朕日夕驚憂心神不寧卿
再三誡諸將切不可輕進圖萬全可也

奏知令劉韐等度事勢進兵劄子

臣得劉韐中狀諮目稱王淵等兵已到榆次縣界探得解
潛前軍有走散之人方據山下寨乞駐軍候解潛整齊並

進船已指揮令疾速前去揄次側近下定硬寨分遣奇兵
擣賊巢穴及間道遣人報太原出兵腹背夾擊措置解圍
若探得解潜軍出南北關即王淵軍馬便合拔寨趨太原
臣契勘今解潜軍潰竊慮王淵折可求等探知不敢進兵
及賊馬既潰解潜之師分兵前去捍拒諸路軍馬不得前
進臣已劄下劉船等令更切審度事勢如諸路聲援相及
可進即進及十分過作隄防照護糧道不管別有疎失去
訖所有劉船申狀諮目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切不可嘗戰根本事大兵法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此切留意

乞優贈陣亡孫逵等劄子

勘會鮮潛統領人馬於南北關遇賊見陣相拒所有獲級并傷中陣殁之人臣已指揮鮮潛具姓名保明申宣撫司切待具奏推恩施行及訪聞得使臣孫逵張遠首先入賊陣殁委是忠勇可嘉臣亦已指揮鮮潛具事狀俟申及差人遍於陣地根尋逐官屍首如法殯埋并具家屬去處申本司切待優加存卹支與賻贈及保奏朝廷乞優與逐人本家恩澤以為死士之勸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當與贈節度使其餘優與恩澤疾速保明

繳進折彥質等諮目劄子

臣得折彥質諮目解潛已到隆德种師亏等將佐及招集人兵漸見次第見行整緞以圖再舉今得范世雄湖南北路兵馬前去軍當復聚兼得張灝諮目折可求進兵已至文水縣亦有賊馬前來捍禦見占懸指置今同繳進謹具奏知

御批 可劄下諸將捉到活人子細問賊情以謀滌之日候嘉音

待罪第二劄子

臣近具劄子以解潛師潰待罪乞賜竄責伏蒙聖慈特降親筆不允仍止再請仰荷天恩以感以懸伏念臣自膺委

侵義不顧身踐履夙夜之勤曾驟消缺之補將士失律責
在帥司節制不明誰執其咎伏望出自睿斷特正典刑別
委能臣不誤國事臣無任惶懼激切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卿忠勇任事實副朕望裨將少退乃軍中常事所
乞不允仍止來章已令王襃齎詔前去今再批付卿

乞留熙河蕃僧軍前使喚劄子

臣伏奉宸翰問初一日力戰熙河路蕃僧臣體訪得上件
蕃僧委是率先用命親手殺百餘人見今重傷在軍前將
理臣已劄下令具功狀保明外先次支與銀絹一百匹兩
訖欲乞且留軍前使喚候事平日發遣赴闕謹具奏知

御批除王忠孝已轉官外其餘軍兵全軍各轉四資
各支銀絹十匹兩卿督令速保明奏并支與銀絹令
當彥質面前支訖奏

奏知進兵次第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處分進兵次第誠如聖訓臣已遵
稟行下外契勘自約日進兵已踰十日緣耕稽遇敵力戰
師潰汾遼平定之兵亦不敢進今王淵之軍在平城縣界
折可求之兵在文水縣界劉翊晉璵之兵在壽陽縣界皆
下硬寨等候南北關出兵齊進今陳迪郭浩等已前去占
據南北關解潛范世雄之軍逐還前進臣已劄下劉翊折

可求等令各督責諸將賷那世之兵遇敵重者深溝堅壁以
相持遇敵輕者整陣設伏以出奇擊前無阻礙者徑趨太原
如互相顧望首鼠不進當坐逗遛之罪已行下去訖謹具
奏知
御批 亦不可令孤軍深入可先督諭世雄解潛疾速
前去與諸路同進解圍
乞賞血戰戮累潰人劄子
臣契勘解潛南北關之戰雖致師潰然將士極為力戰其
陣亡傷中立功血戰之人自合推賞臣已行下諸寨保明
去訖前此師潰陣亡傷中立功之人不復推賞今宜革去

此弊使將士知勸漸肯用命真累次潰散之人亦審斷折
考貧餒潛逃訖世雄令根究痛行斬決無幾軍兵知所畏憚
漸就軍律惟軍政不修之久一旦號令欲其赴敵視死如
歸誠爲難事惟當以漸葺之久當自改合具奏知

御批　如此正合朕心卿更勉力分朕憂俟成功當有
厚報納襖已差吏部使臣起發訖所有差下內臣俟
別有物即令押去次湖南兵已依奏付守禦司

奏知劉韐欲由壽陽進兵劄子

臣據劉韐申欲令王淵與劉㟎劉士元等合軍由壽陽進
及遣楊志賈瓊等出奇擣虛與土豪秦中贇等乘夜會合

畫一太原臣已行下約令占穩措置去訖謹具奏知

御批　不可令孤軍深入决致敗事不可幸一勝切須

　冊令汾州南北關出兵三路並進方可先次令兩項

　整擬人馬王淵若孤軍又敗愈難下手

　乞降衲襖劄子

臣已具奏聞乞先次降下衲襖二萬領支散湖南北路人

兵伏望聖慈令速賜支降餘者亦令接續前來般赴河東

應副軍前支用取進止

御批　見行催督已有發去者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六

乞差王元充都統制劄子

臣累奉宸翰宣諭汾州一路將帥不可倚仗今來如聖訓尤幸軍馬未甚深入散失不多可以且令依城下寨牽制賊勢但今日將佐勇而有謀絶無其人如折可求冀景等皆累經敗衂雖滌洗用之責以後效氣决不振臣欲乞差王元充都統制替折可求由襄充副都統制替張思正可求令還依照管麟府路邊面張思正冀景如未正軍法並重行編竄庶幾將士有所懲戒其軍兵累經潰散及今次首先退避人臣已劄下張灝令密行體究一面斬決去訖

曲襄見以罪繫京兆府臣曾見曲奇稱其可用已一面勾
取外所有王元乞降旨令起發前來其折可求等候王元
曲襄到日施行謹具奏知
御批 王元不甚中使休要巳差劉銳替折可求只恐
帶了本路兵馬張思正冀景何用卿一面處置
奏知折可求兵馬衝散剳子
臣據張灝申今月初六日折可求進兵至郭柵寨初七日
那時與賊兵戰殺退兩合賊增兵犯陣左陣兵力不加遂
散動兩陣人馬極力捍賊逾兩時方退恐賊再來奔衝那
移還汾州元帶兵馬三萬七十餘人除衝散兩陣人馬見

收集外見在人馬三萬四千餘人騎已再行團結及據折
彥質備錄到折可求狀見於汾州待罪已具奏聞去訖契
勘汾州兩頭項兵馬別無倚仗將帥可求退保汾州人兵
不甚散失未可督責使令前進臣已作奉聖旨待與放罪
令於汾州城外整齪軍馬下定硬寨選擇精銳人兵時發
深入牽制賊勢如可以前進即施還債那進發去訖謹具
奏知

御批

可求不中使已令御帶劉鋭輟與卿使此人可
用令專節制一路兵馬餘人可罷節制

奏知催解潛暨軍與范世雄會合劄子

臣契勘范世雄所統將兵峒丁刀弩手共三萬人除留下病患人其餘並已起發前去見催解潛整齊軍馬候世雄到會合進兵謹具奏知

御批解潛不中使可專委世雄敗軍之將惑衆聽亦恐妨立功之人

乞正冀景等軍法劄子

臣伏奉宸翰宣諭王忠孝等將士功賞聖恩隆厚足以激勸用命立功之人但將士怯懦者多動輒奔北未能仰副陛下張皇六師之意賞既重則刑必行乃克有濟臣見體究解潛折可求下首先退避之人如冀景輩皆係經潰散

當正軍法以爲懲戒其撥到軍前逃避士卒各依法施行
庶幾漸革前此玩習之風謹具奏知
御批甚好卿如此能分朕憂嘉歎不忘王忠孝等告
已付彥質賜卿更取會到與未到奏來
乞選代職許歸田里劄子
臣伏蒙聖慈特降親筆撫勞有加仰荷隆恩非臣隕首所
能報稱竊念臣自今春以來蒙被委任皆極煩難不敢辭
避初爲留守繼爲親征行營使又爲都大提舉京城四壁
守禦使今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自春徂秋俾夜作晝無
少休息比日出師尤極憂懼寢食皆廢鬚鬢盡白深恐心

憊凋耗智術淺短有誤國事伏望天慈矜憐照察選老成
諳練兵事大臣前來軍中代臣職任許歸田里終始保全
使臣不至顛隮仰累陛下眷獎之意不勝幸甚干冐天威
無任惶懼待罪之至取進止
御批　今封還所奏今後不可如此方賴卿鎮撫決難
施行
奏知王淵等顧望不進劄子
臣契勘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四日九六日鮮潜於南北
關遇賊馬相持四日力戰而潰是時賊之重兵皆在南北
關王淵若能乘虛速進則太原之圍有可解之理出師六

日只在平城縣西駐泊而平定軍之兵亦只在壽陽顧望不進至關两路師却即使退回殊失應援牽制之意今又自務保全不復鬬進兵解圍之策其情可見乞賜睿察

御批

累批去卿可照會施行邉事未寧愬勞神慮更宜堅毅期於解圍是朕望也

論督責王淵軍深入𠔥劄子

臣伏奉宸翰王淵軍馬不可督令深入恐孤軍失利臣契勘王淵自二十八日出師至初九日只在平城縣西去遼州只數十里劉韐闗南北闗汾州師却即時勾回不曾遇敵臣亦不曾督令深入如解清折可求之師臣每約束只

是務令持重行數十里皆遇賊而潰此蓋將佐不材士卒不用命臣節制不明之罪若謂疾驅深入以輕進故致此敗衂即初不如此伏乞聖察

御批　誠如所論更宜厚賞罰激勵士卒用奇決勝一委在卿持重控扼亦當留念

乞韓世忠等劄子

臣伏奉宸翰差劉銳前去汾州替折可求臣初不識銳昨曾見种師道稱之今蒙御前輟去甚幸可求俟銳到須令還麟府照管邊面不惟累敗不可倚仗亦恐強之使留不肯用心但須俟銳到方可指揮臣已差王忠孝前去充劄

都統令日聞忠孝以重傷就醫恐去不得即須且用曲𤄃
更俟體究及曲𤄃到此詢以方畧今日將佐極難得人素
不曾拊馴只是聞聲且便使喚所以臨事未必得其實效
近見報召韓世忠董騎黒真赴闕此數人臣今春曾經使
喚伏望聖慈令發赴本司差往軍前取進止

御批依所奏數內韓世忠京師為無將且留外餘卿
一面勾取使喚王忠孝且多方與恩卹難得難得

奏乞差有風力人知濬州劄子

訪聞知濬州王師古為患在假久不供職緣本州正當河
北衝要控扼之地昨因金賊殘破脩葺城壁製造樓櫓開

撥壕塹皆未就緒今來防秋之際全藉有風力才幹守臣竭力措置須至奏聞者右伏望聖慈速降睿旨令朝廷選差有風力人承替王師古仍不候受告疾速起發赴任供職所貴不致闕事

御批　一面選差人承填訖奏

乞保全王以寧劄子

臣伏奉宸翰波王以寧奏極可採令臣使之出奇撓賊焚其糧草及招誘耿守忠等臣已遵稟行下契勘以寧勇而有謀然人或謂之狂今日艱難之秋若非狂者安肯為朝廷用冒矢石卭立功名扎更望聖慈保全必能自效臣已

令以寧與范世雄會合措置解圍必先誘賊使我軍得
捷然後可以鼓行而前謹具奏知

御批 甚好當力為保全

乞不推賞王以寧劄子

臣近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王以寧許孝烈等以鬬敵捉
獲番賊一百餘人特與轉三官內王以寧仍除直秘閣承
御前差使行家齎到王以寧告一軸已收管訖契勘上件
番賊續據王以寧申言語不通恐是包家人馬因南北關
潰散在村落打劫逢官軍前來抗拒鬬敵致被捉獲見押
在平陽府根究臣已差使臣并曉番語人前去體問如委

是包家人即押赴种師弓下依舊使喚其王以寧許孝烈等不合推賞如係金賊即行給降候體究到事實續具奏

聞次

御批　依奏

乞督劉鞈進兵劄子

臣伏奉宸翰太原祖宗之地當竭力圖解斷不敢言棄及令臣約束諸將務要持重守隘伺便解圍臣敢不仰遵睿

訓除已措置行下外契勘汾州一路軍馬折可求等不可倚仗須候劉鞈到日進兵尚未見起發前來乞降指揮令星夜蹉程前來供職劉鞈以河北防秋為言無進兵意臣

雖已諭韐令部分諸將與范世雄等約期會合冊圖犄角
深慮韐得安肅軍報金賊重兵壓境牽制依前顧望不肯
進兵則南北關汾州難以獨進伏望聖慈特降親筆督韐
進兵仍錄付臣照會所有臣近與劉韐諮目同繳進謹具
奏知

御批 常批與卿者文字便是批與劉韐者可照會施
行

收復文水縣乞指揮劉韐等進兵劄子

臣據張灝王以寧申十五日整頓軍馬犒設將士斬獲
景及首先退避兵級百餘人號令訖進兵至十七日午時

奪得上賢嶺諸將用命殺退金賊二十餘里死者如麻已
占操文水縣了當係張師正統制軍馬前去臣已具奏聞
及行下張灝等令保明得功人及丁寧戒諭更令占穩審
度利害進兵及劄下劉錡范世雄解潛等令疾速乘機會
合前進緣錡聞河北探報累得諮目文字未有進兵之意
臣已累具奏知外伏望聖慈速賜指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 措置極善昨日聞捷中外皆慶更行下諸將切
當十分防備恐不測來奔衝不可輕進令劉錡占穩

奉制

奏知金國遣使劄子

臣契勘奉使粘罕軍前張允已還闕頗能道賊中次第伏
望聖慈特令賜對可備詢問其金國欲遣人使前來使名
不遜及河東見屯軍馬恐為窺伺已嘗具奏聞乞速降詔
揮施行取進止

御批令於不曾屯軍馬別路疾速前來

繳進詹度乞差人兵劄子

臣據詹度畫到中山府州軍圖辨本府已差到防秋人兵
五千人外餘處並未曾差到謹具繳進

御批已差萬人分往諸處

乞留解潛折彥質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觧潜令發赴錢盖下使喚折彥質赴闕張灝罷節制臣契勘觧潜折彥質雖怯懦然西人終與西北将士相諳一潰之後且當責其後效使之整齊收集以圖再舉范世雄初到未知本末與西北将士亦未相諳兼亦須得一武臣以為副臣欲且留觧潜彥質與世雄同共措置俟潜承到可用武臣令替觧潜臣已作奉聖旨行訖其漸差汾隰州都統制劉鋭至今未見前來乞賜指揮催督施行取進止

御批　並依所奏劉鋭一兩日起發彥質略令來奏事

奏知范世雄進兵劄子

臣據范世雄申已整斷軍馬出南北關據險進兵應援汾州一路軍馬及據王以寧申已分兵前去收復邪縣謹具

奏知

御批　更令諸將十分占穩不可落賊姦便

乞更措置河北人兵劄子

臣累具奏狀劄子以金賊重兵侵犯河北沿邊州郡及諸路帥司防秋人兵數少乞朝廷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毋忽此賊以臣劄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進止

御批　已差韓世忠統萬人前去應援韓世忠已與正任團練使

奏乞降獎諭下張換狀

訪聞安肅軍知軍武功大夫張換自到任以來修整城池樓櫓教閱軍卒不自愛身致出禦敵屢賊亦稍畏之常作禦鐵騎奔衝陣圖日逐親自教習士卒委實用心須至奏聞者右臣伏望聖慈特賜獎諭下張換庶使愈更勉勵以圖報國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御批 獎諭令付御

奏劾張灝兵退卻及待罪劄子

臣據張灝申汾州一路軍馬收復文水縣次日金賊增兵力戰半日間勢力不加將士退卻已備録奏聞封契勘張

顯遣本司節制擅發軍馬致令落賊姦便及臣不能節制
張顯使遣約束有誤國事伏望聖慈並行黜責已具奏劾
待罪取進止

御批　不須如此安心職事

奏知候种師道到交割劄子

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候种師道到起發赴闕議
事臣已知委訖纔候師道到交割職事即時起發前去聽
候指揮謹具奏知

御批　十日收此奏知軍中無事可喜可喜金人河北
大段猖獗卿可候師道到日量帶衙兵等巡歷河北

一帶至滑州照應措置驅逐賊兵

親筆宣諭委寄終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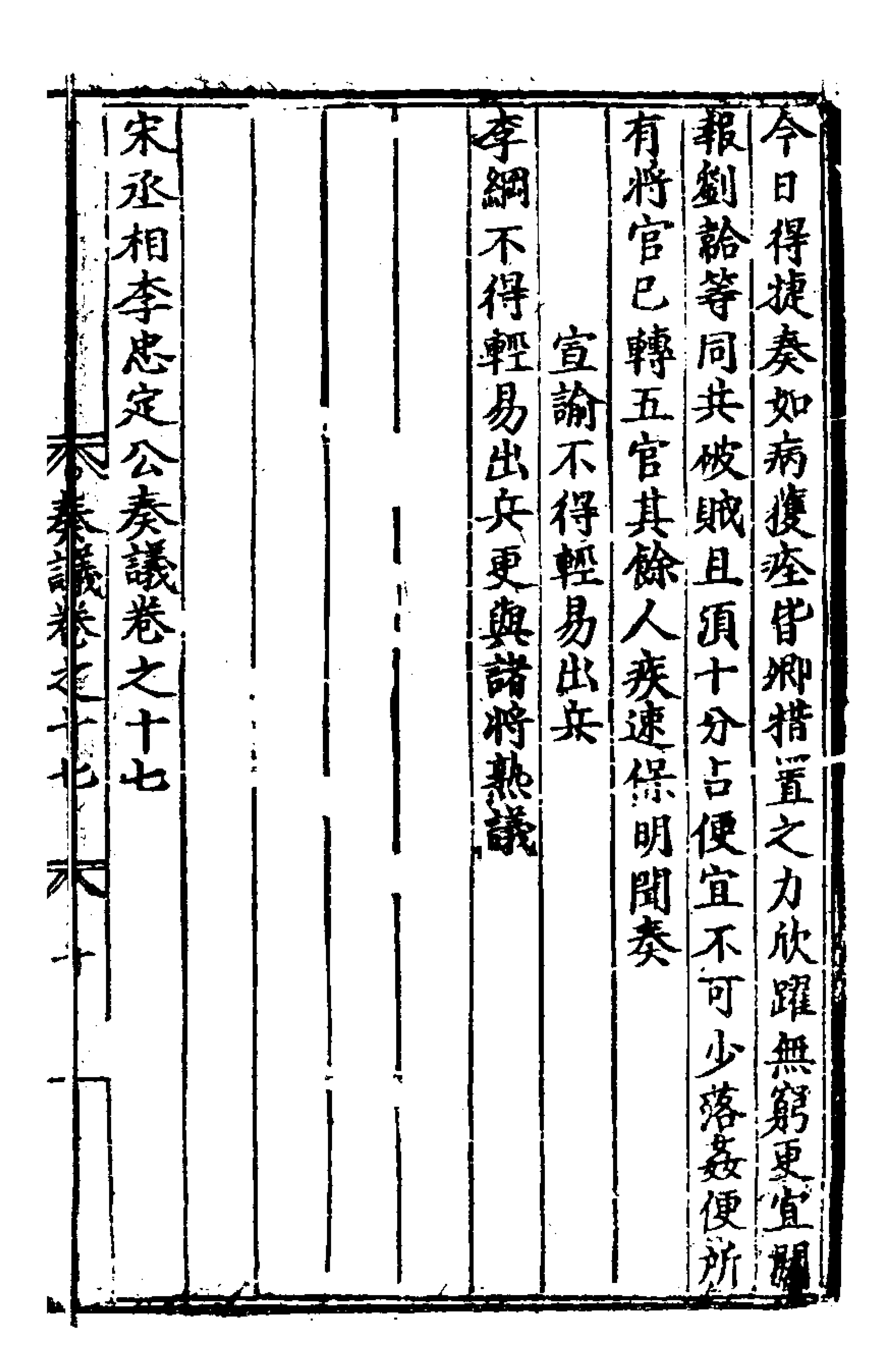
裴廪至知卿在軍中悉意措置至忘寢食鬢髮皆白體國
如此何憂不濟更宜安心勉力以成大功副朕委寄始終
不替之意卿每奏請並一一應副凡事但奏來

親筆宣諭三首

宣諭聞已斬冀景

聞冀景已斬甚善馭御衆之道久不相見極思企近聞班
直四人逃走往范瓊處可差人押來禁衛有法不得逃走

宣諭得捷



今日得捷奏如病獲痊實卿措置之力欣躍無窮更宜關報劉錡等同共破賊且須十分占便宜不可少落姦便所有將官已轉五官其餘人疾速保明聞奏

宣諭不得輕易出兵

李綱不得輕易出兵更與諸將熟議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七

賀皇帝登寶位表

臣綱言伏覩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書皇帝嗣登寶位者多難之際責主以興天地神祇永有顧歆華夏蠻貊永有奉事照臨所暨呼舞惟均中賀臣聞天生烝民必立聰明睿智之主以為之君故萬邦羣黎有所戴仰國有大故必建戚藩宗屏之懿以纂其祀故社稷郊廟有所依歸自有生民以來書契所載古今通義何莫由之國家受天眷命垂二百年聖聖相傳功隆德洽丕冒海寓滲漉羣生而靖康改元之初金人稱兵犯王室為長蛇封豕以荐食上國為

彗孛欃槍以傲擾中原前皇帝為生靈屈已以講和以宗
社堅壁而固守曾不悔禍莫肯退師率其犬羊陵雪天邑
金湯失險朝廷以危致二聖鑾輿之北征及百官宗室以
咸從夷狄之禍振古所無含生之倫痛憤徹骨況臣世荷
榮寵嘗忝近司聞問震驚叩心泣血天佑我宋篤興真人
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謳歌獄訟不約而自歸將
校臣民叩閽而有請纂繼大統紹隆前休爰即興王之都
以履崇高之位神器不至於久虛萬機不至於久曠豈人
之力實天所為恭惟皇帝陛下溫恭而文英睿以武夙受
茅土為國屏藩世當平康辯棠棣之華鄂時適艱棘赴鴒

原之急難威德素結於人心孝友聳聞於羣聽紹千載之休運膺命世之嘉期以成再造之功以建中興之業而臣適承名命祇造闕廷率義族以齊驅麾捐自效聞大號之已建悲喜兼懷冀得覲於清光以粗陳於愚悃孤忠儻效矢死為期臣無任

上皇帝封事被領開封府事之命總師次江寧府上皇帝封事

五月日新除資政殿大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事隴西縣開國伯臣李綱昧死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自古夷狄為中國患所以待之者不過三策曰和曰戰曰守而已長驅深入吾城池堅而人心固則可守凌犯無已吾士卒勇

而形勢利則可戰虜氣既懾吾辭理直而威力強則可和
故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三者雖殊其致一也臣
不敢遠引前古請借景德靖康之事以明之真廟景德中
契丹百萬入寇廷臣之議有欲幸江南及蜀以避之者賴
寇準一言而决遂幸澶淵渡河而親征既殺其酋撻攬虜
情震怖遣使請和捐金幣三十萬而約成是景德之事非
獨能守而於戰與和兩得之所以盟好之固踰百年而兩
國生靈皆賴其利也至靖康初金人稱兵以犯中原當時
亦有為避狄之計者而後卒堅守虜騎薄城攻圍連日敵
傷甚衆賊氣挫矣而吾之援師日集和非所難朝廷主謀

之臣苟欲脫一時之禍而不為長久之計其所邀求一切許之既割三鎮又質親王又取犒師之物金銀幣帛不可勝計千倍於澶淵之時而歲賂之數又不與也有以死爭之而弗能得者迨援師之集既衆士氣勇銳可以施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與之再盟而朝廷懲姚平仲刼寨小衂遂寢用兵之謀及其退也又不復邀擊遂使金人志得氣滿有輕中國之心是靖康之事止於能守而於和與戰兩失之也其後三鎮之兵民為國堅守朝廷始以保塞陵寢之故遣使計議願以租賦代割地之約金人唯欲造為釁端以冦邊而許和猶自若也主議者信之以為其和必成

而凡欲沿兵設備者皆以為害於和議而沮罷之虜將渡河猶以為割河北河東之地奉之以袞冕輅車尊號而師可解及既登城矣猶逼朝廷降詔假和議遂定之說以款勤王之師至盡取都城之子女玉帛然後劫質二聖六宮宗室百官以行然則自今觀之所謂和議者果如何也夫金人自用兵以來專以和議疑敵人以取勝其與契丹二十餘戰每戰得地輒和既和復求釁端以戰而卒滅之今於中國復用此策中國信之而不悟至於今日禍故如此豈不重可痛哉或謂吾之兵力不逮金人遠甚靖康之初雖欲坐困邀擊必無成功徒結深怨故不得已而信其和

兵殆不然夫論兵當論其機會一失機會弗可為也靖康之初金人初無犯闕之意兵不過六萬太半雜種而河北邊郡帥府既不設備沿河又無控扼之兵是以乘勢直擣都城而吾之守禦既嚴援師既集進不能攻退不能郤以重兵臨之而以餘軍待其抄擄即行掩擊則糧餉絕而虜可圖矣既歸渡河驅掠婦女輜重徧野半濟擊之其法必勝而朝廷皆不以為然失此機會故有今日之患夫夷狄者小人之類猶之盜賊也小人無以制御之而欲乞憐以望其有惻隱之心不可得已盜賊白晝入主人之室探匱發篋得其所欲曾不為之捍敵則何憚而不再來何為而不

盡取哉若夫吾之將士習於軍政久廢之後固難得人然以忠義激其心以賞罰作其氣豈無可用者將士猶手足也朝廷猶腹心也今輿人鬪腹心怯而望手足之強必無此理朝廷議論二三而望將士之用命蓋亦難矣此皆前事不可追悔而臣之所以痛心泣血者二聖沈于虜廷生靈陷於塗炭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其甚也天佑我宋必有英主為宗廟社稷之所顧依萬邦羣黎之所戴仰撥亂反正以圖中興故使陛下聖躬得脫於屢危之際去春奉命使虜而夫其軍中去冬出自危城而總師朔部乃有今日入繼大統之事皆天地神祇之所顧相非人力

也恭惟皇帝陛下英睿之姿久動羣聽孝友之德實形四方然而嗣位之初當宗社艱危之秋中國衰弱之日上則欲還二聖之鑾輿下則欲拯生靈之危阽捍禦大敵保綏萬方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今日待夷狄之策所謂和戰守者當何所從而可也欲和乎則前日之和其效如此而金人北歸雖宗室亦盡徙以行其意為如何而二聖之辱實不共戴天之讎和豈可復信欲守乎則朝廷已失河北河東兩路士民之心或為金人之所得或為豪傑之所據竄邇畿甸易為侵陵守豈復易圖欲戰乎則去冬將佐卒伍之人撫御皆散而為盜賊兵力益弱經此禍亂

士氣益衰所謂勤王之師多募之於田畝之間不習兵革戰豈可必勝是三者今日國論以何為宗願臣日夜思慮念之至熟因時施宜有策於此及當今之務數十條皆急切而不可緩者非得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也夫以今日之國勢而望靖康之初其不相侔豈止相什伯哉然而猶有可為者祖宗德澤在人者深陛下英明天下仰望以謂必能濟大業轉危而為安也且害蕩之餘國家代有或多難以興或將墜復續設無知禍齊而小白實長五霸驪姬亂晉而重耳實盟諸侯司馬晉雖罹聰耀之酷而元帝起於江東李唐有安史之亂而肅宗起於靈武况我有

求幅員萬里生齒之衆士民猶足用哉儻能嘗膽勵句踐
之心枕戈懷子胥之志駕馭豪傑攬用賢材法創業之作
謀革天下之弊事則中興之功亦不難建昔少康以一旅
之衆滅澆羿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光武以數千之卒破
尋邑而克靖大憝漢以再興況陛下之明而臨御九有之
師哉然大患之後百孔千瘡夏已及半去秋不遠非早圖
之則秋高馬肥虜騎又將奔突不能支梧四海且有橫流
之勢可不爲之寒心此當以夜繼日而爲其所當爲者也
臣素愚直平日惟知讀書深考古今治道欲推之當世以
尊主而庇民又嘗願以忠義自奮以徇國家一日之急當

宣和之初蒙道君皇帝採其虛聲擢置左史得侍清光竊見天下有危亂之兆因奏疏論水事其意以謂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之因災害未易弭必有銷復之策乞因侍立面奏其故譬猶失火之家欲為曲突徙薪之謀而權臣忌之沮抑使不得對因而遷謫沔落七年其後有盜賊兵革之事道君皇帝感悟以奉常召還然已晚矣靖康改元金人犯闕前皇帝於倉卒擾攘之中聽用其言擢與大政竊見和議不可保信因力陳兵備之策其意以謂夷狄之性貪婪無厭不可恃其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宜益治兵收將士之心以禦外侮欲以身任其事譬猶救火之家實為焦

頭爛額之客而忌嫉者衆讒諂百端使其身不得一日安於朝廷其策百不得行於一二卒誣以罪竄之遠方其後虜騎再犯都畿而前日以和議為然者舉皆誤國前皇帝感悟復有今日之名然又已晚矣臣荷二聖之知遇悼孤忠之失圖雖心馳魏闕九重之中而身在江湖萬里之外不獲執干戈衛社稷以伸臣子犬馬之誠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恭承召命即日戒途卒湖南義兵倍道前進欲趨元帥行府以造闕庭而行次江淮恭聞二聖羽衛北遷遠狩沙漠痛憤至骨絕而復蘇繼覩陛下俯徇羣情嗣登寶位悲喜交集不能自勝夫人君大正始故於即位之

初立政用人必有以大慰天下之望者況於國勢削弱天步艱難之時其可忽哉恭儉者人主之常德也英哲者人主之雄材也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撓在昔人君體此道者惟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本朝之藝祖太宗為然臣願陛下深考漢書三帝與藝祖太宗之所以創業中興大過人者了然於胷次物至而應之則天下之事雖未底績固已定於心術之中矣臣以疎遠末覲清光輙敢以芻蕘之言求瀆

天地誠以愛君憂國心迫而情切故不自知其不可伏惟
聖慈俯神幸察使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之可採則臣所以
盡忠於陛下者乃所以報二聖之知遇也干冒天威無任
惶懼戰越之至

辭免領開封府事奏狀

右臣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臣竊以國家艱難之時特加湔洗有所任使不敢辭免然京邑浩穰之地當金人殘破之餘必其惠政足以牧養細民風力足以鎮服姦猾乃稱茲選實難其人而臣憂患相仍志氣凋落使當繁劇之任必貽瘝曠之愆伏望聖慈許臣祗赴行在朝見上殿訖特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則仰荷天地保全之恩尚兾異時得盡犬馬萬一以圖報稱臣無任祈懇之至

辭免領開封府事表

臣綱言伏奉閏十一月三日聖旨蒙恩復元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者負罪黜幽方懼瀕於死所宥過用舊乃幸許於生還叨祕殿之華資膺天府之重寄恩光併集圖稱為難敢冒貢於忱辭以仰干於鴻造中謝伏念臣迂愚有素結約亡奇顧造道之弗優乃逢辰之過幸隸史筆於政和天臨之日與國政於靖康龍飛之初直道以行孤忠自許但知愛君而憂國豈復計家而謀身初被中傷若沙蟲之射影終遭巧詆類貝錦以成文致慈母投杼而下機緣蒼蠅變白而為黑必欲擠之死地豈徒竄之蠻方賴

仁明之燭幽俾孤危而假息飄零去國寧悲骨肉之生離痛瘝懷君恐墮胡虜之姦計果然鐵騎再犯金城號令阻隔者半年煙火斷絕者千里雖心馳魏闕之下常夢清都而身滯江湖之濱莫陪義旅痛心疾首泣血忘生忽承召命之頒倏若沈痾之去雖韓安國起徒步以為內史而張子高由亡命以刺冀州方之所蒙詎足為比顧以材力綿薄無能之質而當賢智馳騖不足之秋已試罔功力辭乃可然念宗社危急國家艱難二聖拘甚危之城四方駭不存之地乃君父憂辱之日豈臣子辭難之時率勵軍聲誓清國步舳艫銜尾破巨浪於長江旌旗改容觸畏景於隆

暑碎身何有隕首以之伏遇皇帝陛下應天順人纂圖繼統英武震于夷狄孝悌通於神明攬用賢材駕馭豪傑勵枕戈嘗膽之志有濟世安民之心而臣憂患侵尋志氣凋落抑強扶弱詎堪牧養於細民修政攘戎庶可圖上於方略伏望收還成命以穆師言則臣失東隅而收桑榆捐軀未晚先朝露而填溝壑結草為期臣無任

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赴行在奏狀

右臣昨自觀文殿學士知揚州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夔州安置未到間蒙恩復元官除前件職名差遣條閏十一月三日聖旨道路艱阻近方承命臣自

在遠方聞金人攻圍都城之久所以忠義自奮者皆募兵入援況臣荷國重恩嘗被柄用願效犬馬之力夙夜不遑徒以身在罪籍不敢妄發及承及旨即日率湖南提舉等司勤王人兵赴元帥府稟受節制會合前進行次池州伏覩元帥府檄書方審都城失守二聖播遷臣子之心不勝痛憤至太平州伏覩陛下嗣登位赦書內一項應宗室及官員并忠義之士在外非曾朝廷及大元帥府指揮激於忠憤自募勤王人兵未有統屬仰交付所至州縣兵官量帶入從前來行在契勘臣所率係湖南提舉等司人兵係朝廷指揮所起之人即非私募今來防秋不遠竊慮

難以放散臣見節制取真揚便路前去泗州宿州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量帶防護當直入趨赴行在伏望聖慈特降旨候臣到日許令先次朝見上殿謹錄奏聞

乞將江寧府作過周德已下脅從軍兵分隸京東州軍奏狀

右臣節制湖南勤王人兵行次江寧府有作過軍人首領周德等昨於四月一日反叛[illegible]逼從殺掠因安撫使宇文粹中殺傷鈐轄兵將官通判已下官員數十人士民死者甚眾劫掠官私財物為之一空據城守扞東南震動雖受發運司招安借補官職一向遷延推托緣故不肯起離怙

衆阻兵作過如故人情洶洶　臣以便宜檄令聽受鄧制前去勤王其周德等以重兵四集方肯聽命揀到勤王人兵一千餘人皆係周德脅從之衆欲起發間據江東路安撫使司申云云其首領補官人周德等四十六名已行軍令處斬訖即與其餘軍兵自不相干差本路提舉常平官王枋統領隨逐臣起離江寧府前去東南人情方始安貼臣已牒王枋統領上件人兵於泗州屯泊聽候朝廷指揮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上件人兵分隸京東路州軍離散其衆候到令具軍分姓名報江寧　津遣逐人家屬赴分隸去處勿令更歸廢營別無他虞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表

臣綱言伏奉制命除臣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者尹瞻京邑之劇冒貢悵蒨延登揆路之華遽頒渙號方修政攘戎之多故須經體贊元之實才自諳非宜誠難叨據敢顧天而有請良蹐地而靡容中謝臣聞自昔中興之君必得非常之士相與同德以克有功傅說之相武丁以巨川作舟楫之用周宣之任吉甫憲萬邦有文武之寄武起於南陽鄧禹為之冠羽翼元帝興於江表王導為之以因時施宜亦克用乂況於撥亂反正大有為之主豈高識遠略不世出之臣

洪惟國家混一區宇七聖之創業垂統威靈在天兩朝之繼體守文德澤漸世屬強鄰之逆道困中原以詐謀神都失金湯之屓翠華有沙漠之幸天命未改真人以興開府建牙虎步大河之外背圖發極龍翔興王之都固將嘗膽思親枕戈待旦革積年之蠱壞新函夏之觀瞻張皇六師緝熙庶績以雪二帝之辱以伸中國之威宜有傑材來佐休運方茲天步艱難之際實非瑣屑僥倖之秋如臣者器不逮人學未聞道識迂用拙世知斷斷之無他志廣材疎自笑落落而難合偶緣遭遇獲與政機已試罔功坐叢毀之銷骨既衰多病重以積憂之熏心去魑魅之域而已

幸於賜環遣雲龍之逑而方期於披霧丐歸故里以養餘齡豈謂皇帝陛下默而識之於衆言殽亂之時舉而用之於群陰閉塞之日考擇其相濫及非才顧蚉力豈足以負山而螳臂安能以當轍一身河有雖知取義而捨生斯民所依大懼妨賢而誤國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命改授其人持危扶顛允迪棟隆之吉力小任重免貽鼎折之凶豈獨微臣自幸於保全蓋於萬方同資於慶賴敢輸悃愊仰冀哀矜臣無任

辭免尚書右僕射第一劄子

臣伏奉制命除臣今官已奉表辭免以聞者伏念臣信古

大過涉道弗優徙抱愛君憂國之孤忠初無防患保身之遠慮被兩朝之眷遇蹤衆僚以驅馳忌嫉者多讒謗易積自去天闕迨今踰年豈期夷狄之憑陵遂致宗社之危急聞問驚怛泣血痛心恭承聖主飛龍於宋都適當微臣賜環於湖外所願俯伏文陛瞻望清光敷陳苦心獻納至計然後丐此骸骨歸于山林拭目中興沒齒無恨伏蒙皇帝陛下眷知有素屬任獨先俾其效力於艱難之時欲使收功於桑榆之日上荷恩德固當捐軀而臣憂患以來志氣凋落加有負薪之疾初無濟川之才儻不量力而度能必致瘝官而誤國故敢披陳肝膽仰冀矜憐改授俊臣收還

成命勿嫌反汗之累以免覆餗之憂特降睿旨候臣朝見
上殿訖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以安愚分干冐天威
無任戰越之至

謝賜茶藥表

臣綱言伏蒙聖慈以臣赴召將次闕廷特降中使傳宣撫
問賜臣茶藥各一銀合者祇覲清光方幸日轂之密邇亟
頒温詔爰騁星使之來臨憫其微勤錫以異數仰荷眷恩
之厚不知感涕之零中謝伏念臣被遇兩朝粗守一節當陛
下龍飛之際適微臣環召之初顧兹川塗之阻修恨無羽
翼以奮厲以日為歳戴星以行伏蒙皇帝陛下曲軫睿慈

特加撫問念其暑行勞勩之故賜以滌煩蠲癘之珍顧臣何人乃復得此退惟鄙陋誠難副痊瘵之求仰奉詔諭或能致藥石之報臣無任

辭免御筵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將到國門特賜御筵三省樞密院官並赴内黄潛善押筵仰戴天恩不勝感激然臣趨赴行在未獲瞻望清光遽煩異數豈所宜蒙方朝廷多事之時此禮宜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以安愚分臣無任懇祈之至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卷之十九